



吴刚专栏1

我与妈妈的心灵感应

吴刚 (新加坡) (三)

空中飞舞的彩蝶与花海，真是美不胜收！

突然，我仿佛看到我妈慈祥的面容，带着殷切的眼神，在云中浮现，就在羊群当中，占据了半壁天空！

难道是妈妈在思念她疼爱的孩子，不忍心让孩子一个人孤独地漫步在异国的黄昏？不然，天边怎会有妈妈的慈光浮现？正讶异间，妈妈不见了！天边的羊群依旧是羊群，彩蝶依然是彩蝶，金黄色的夕阳，也还在天的那一边，我的眼泪，却早已挂满了腮边！

心头一阵阵的抽痛，突然湧起说不出的恐惧，莫名的害怕自己永远再也见不着妈妈！

也不知道是怎样回到宿舍的，心头就像有一块铝板紧紧压着，时光若能拆换作成现在，我早就“Wechat”回家了，但那是70年代的新加坡，通讯很不发达，我家和一般市民相同，没有安装电话，有急事时，就得跑到隔两条街的杂货店借用电话。英国这边宿舍虽有吃角子公

共电话，但打回新加坡也没用，杂货店是不会帮你接听海外长途电话的……

这一夜，我又辗转无眠。

昨夜睡得不好，今天起床已快十点，幸亏学院放短假不必上课。梳洗完毕，正准备吃点什么，有人敲门，原来是房东，递过一封电报，说是刚刚收到，我不觉心中一颤，怎么会有我的电报，一看，是新加坡发来的，匆匆拆开一看，赫

然出现简单几个英文字：Mother Cancer Dying(母癌病危！)

虽然早有不测的征兆，我还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再仔细看了几遍，越看越伤心，也许是这几天眼泪流干了。这次，我竟流不出眼泪，只是心如刀割！原来，妈妈真的出事了！

难怪这几天，我突然会如此异乎寻常的想念妈妈，这对于往常离家远行的我，从来未曾经历过，难道，是妈妈在病中

对我日夜挂念而产生了“心灵感应”？

接到电报的第二天，我迫不急待的乘搭飞机回家，飞行了近20个小时抵达巴翁礼峇机场，我也顾不得劳累，逼切的要见妈妈，催了辆德士直奔家门！

妈妈见到突然出现在她床前的我，疲惫的眼神，露出了些许光彩，冰凉而枯槁的双手，紧紧握住我掌心，不相信的喃喃自语：“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！”随后，眼泪潸潸的落下。

妈妈得的是肝癌，这在当时是一种绝症，病人更是受尽折磨，痛苦万分！家人告诉我，当妈妈得知自己得了肝癌，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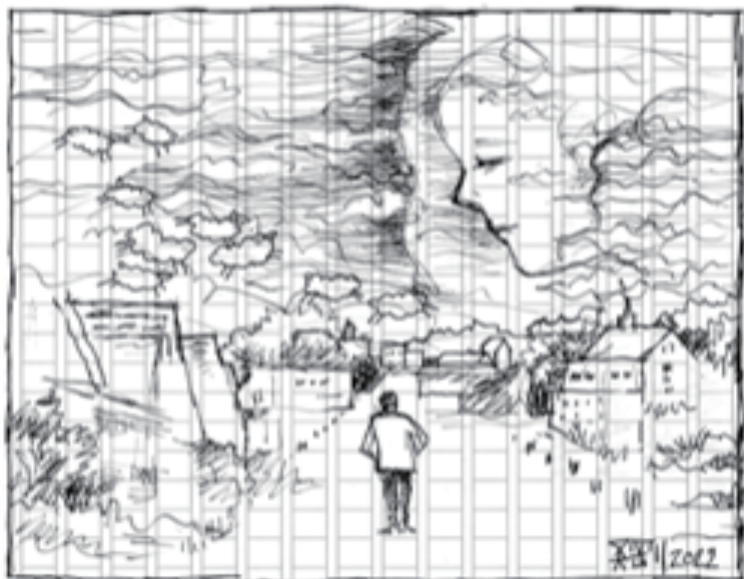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于人世，心里虽然十分想念远在英国读书的我，但担心影响我求学的心情，屡次交代家人不许将这坏消息通知我！可怜的妈妈，就在这种既想念我，又不敢让我知道自己已罹患重病的痛苦矛盾心情之下，足足让病魔折腾了几个月！

我回家的第三天，妈妈更永远地离开我们了！虽然是万分的不舍，但以其让病魔日夜的摧残，妈妈离开是一种解脱！唯一令我不能释怀的，是未能在妈妈人生最后的那几天，给她更多的安慰，这一点，我至今深感遗憾！

吴刚 (新加坡)



初到英国伦敦，到海德公园和学校附近的教堂拍了两张照片寄给妈妈，她说我瘦了……



我仿佛见到妈妈慈祥的面容，在云中浮现